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67
14 March 1978

CHINESE

第二〇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理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谢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578)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肯尼亚、利比里亚、莫桑比克、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特卢先生（博茨瓦纳）、迈纳先生（肯尼亚）、托马斯先生（利比里亚）、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布贾马夫人（塞拉利昂）、迈丹尼先生（苏丹）、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班巴先生（上沃尔特）和科尼女士（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两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席位的数目有限，我请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当它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它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应主席的邀请，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和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各成员已收到玻利维亚、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12597)。 我也要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 S/12599 号文件中载有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加纳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

冯韦希马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非常愉快地要向你表达的是，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 我们深信，你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品质，加上你对议程上这个题目的深入了解，一定会有助于安理会执行它当前的任务。

同时，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感谢苏联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熟练而负责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也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委内瑞拉常驻代表鲁宾·卡皮奥·卡斯蒂略大使加入我们。 我国代表团希望同他和委内瑞拉代表团尽可能密切的合作。

在谈到我们面前的这个项目之前，我要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始终认为，伊恩·史密斯政权在津巴布韦非法行使权力是南部非洲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我国政府始终强调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史密斯政权片面宣布独立所导致的局势已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成为会员国之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开始支持并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而施行的制裁。 一系列的事件，对津巴布韦毗邻各国领土完整的侵犯以及所造成的生命损失，已使危险的程度显而易见。 我们谴责这些侵犯行动。

德意志联邦政府政策的最重要原则是维护和平，因此我们也主张南部非洲能获得和平解决。 我国的外交部长根舍先生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一项声明中说明我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美国)

“ ……非洲各国应自由独立的发展, 而不应该以另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来取代旧殖民主义。 ”

我国外交部长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项演讲中说:

“ 关于南部非洲的冲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完全站在支持自决和所有人不分肤色都应享受尊严的人们的一边。 ”

我们认为, 在这些原则上解决津巴布韦问题, 就必须作出下列规定: 非法政权必须作出真正的权力转移, 并安排公平管理的过渡时期, 以保证能在平等和成人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自由选举; 在这些选举中, 选出独立津巴布韦的议会和政府, 真正作为津巴布韦人民的代表; 此外, 宪法应规定充分的民主权利, 特别是以民主方式选举政府, 废止一切形式的歧视, 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 应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独立。

我们认为,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签署的所谓索尔兹伯里协议的条款并没充分达到这些标准, 因此是不适合的。

另一方面, 我们继续认为去年九月一日英美两国提出的解决提案, 载有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的必要因素, 并对政治稳定提出了合理的展望。 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提案是开始过渡到独立的一个适当基础。 因此, 我们全力支持, 同时也支持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的第 415 (1977) 号决议。

我国政府感到鼓舞的是, 这次辩论中绝大多数发言的代表都表示他们赞成英美提案。 我国政府欢迎联合王国和美国作出的呼吁: 立即邀请与罗得西亚冲突有关的所有各方加入旨在寻求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的会谈。

德意志联邦政府请所有各方认识到它们对维护和平的责任, 并一起作出努力, 通过会谈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席: 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要借此机会赞扬你在当前这个局势中

(美国)

所表现的领导能力。这不但是指你在安理会担任本月份主席的表现，也指你这许多个月使谈判发展到目前阶段所作出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个向前发展的进程已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和平，这在我们继续前进和今后采取步骤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信心。

罗得西亚问题是卡特总统的政府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问题之一。同联合王国一起，同前线国家合作，为了调解分歧和促进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美国已同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我们参加了关于罗得西亚的英美提案的拟订，因为我们认为按照下列各项目标来制订一个有连贯性的计划是有必要的：第一，开始走向在独立的津巴布韦实行多数统治的不可逆的进程；第二，开创一种中和的政治程序，让津巴布韦的所有政治派别都能通过真正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选举，公平地竞争政治领导地位；第三，停止敌对行动，接着在过渡时期维持稳定、法律和秩序，以保证这种程序的公平和持久性；第四，就独立宪法取得协议，规定以民主方式选举政府、废止歧视、保护个人的人权包括少数及多数的权利。

美国和联合王国根据这些目标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提案后，已同所有主要的有关各方进行一系列讨论和商谈。我们一直在大力地进行。特别是，我们要使爱国阵线及罗得西亚境内的民族主义政党加入这个商谈。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不断寻求有关非洲各国的意见和支持，我们在开始制作提案时就考虑到它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同史密斯政权的成员进行会谈，以便使他们在我们这项提案的范围内加入谈判。正如卡特总统在三月九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我们仍然深信这项英美计划是和平、公正和迅速地过渡到一个独立的津巴布韦的最好基础。

现在，索尔兹伯里宣布了一项内部协议。寻求解决已到达一个新的程度。可理解的是，我们都以我们定出的标准来衡量各项细节。但是我们不应该由于对细节的正当关心而忽略了这个区域的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在罗得西亚的重大利害关系。

(美国)

此时不是为个人图利的时候，也不是在世界面前故作姿态的时候。此时不是罗得西亚人，不管是白人或是黑人，只想到保护自己派别利益的时候。此时不是其他国家考虑它们能从这个过渡过程中得到什么好处的时候。此时也不是象我们这样曾对促进公平解决出过力的人卸下重任掉头而去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任随一个新国家在流血和暴力中诞生。我们认为双方之间的分歧寻求和平解决是办得到的。

当此非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关头，我们必须有远见，要看看过去，认识到已有的进展，同时对将来抱最高的标准，这将保证津巴布韦迅速而和平地成为自由独立国家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们必须冷静地看看所谓内部解决。我是第一个人认为史密斯先生的谈判结果值得我们细细研究。但是，我也愿意推崇参与谈判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诚意。他们同津巴布韦的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样，想为他们的国家争取自由和独立，为全国人民争取充分的政治平等。因此可以问，他们在索尔兹伯里取得了什么成果。比起史密斯在过去提出的那些解决提案，这次的索尔兹伯里协议显出一些进展。民族主义领导人已使史密斯先生就成人普选权的原则达成协议。史密斯还签了字，答应最后他会让位。但是，他是否会这样做，还没有任何铁的保证。最后，确认在过渡时期，参与团体必须权力分享。

话虽这样说，索尔兹伯里协议中有许多部分是否顶得住过去几年形成的政治压力，还有问题。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索尔兹伯里宣布的协议是否已充分注意到处理过渡时期的巨大困难。处理这个重要转折点的方式必须能把当前解放斗争的暴力转化为不可逆转的政治进程，最后由罗得西亚全体人民认可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和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人。

卡特总统在三月九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个索尔兹伯里提案是不够的。我想，把它同英美提案的原则比较一下，就能证明它的不够之处。

(美国)

首先，英美计划是根据所有各派都参与的原则。但是，内部解决协议并没有包括所有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因此，它势将进一步分裂而不是团结津巴布韦人民，势将使暴力延长而不是停止。

第二，英美提案确认临时政治机构绝对不能受到现今的非法政权或冲突的任何一方的控制。索尔兹伯里计划提出的权力分享临时安排须经一致同意和现议会的最后核准。这就是说，让史密斯有实权，有否决权。正如他三月二日在《泰晤士报》的访问中所说的，不管喜欢不喜欢，现议会是现宪法规定的主权机构，只有选举才能加以改变。这就是史密斯所说的。他并且说，他是总理，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换句话说，虽然其他的人可以跟他共事，但是他和他的大部分是白人的议会仍然控制着政务，包括治安、行政和立法。

第三，自由而公平的选举必须获得保证，使全体人民和罗得西亚各政治党派都能平等参与。英美提案是针对这个原则提出的，它提议英国驻地专员应象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一样，协助保证这个结果。但是索尔兹伯里协议对国际参与以保证选举的公平和公正这一点似乎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第四，为了保证过渡过程的公平和不可逆转性，必须在津巴布韦维持法律和秩序。过去十几年的内乱历史显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依靠罗得西亚军队是没有用的。因此，有人建议设立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来协助英国驻地专员和警察部队在过渡时期维持安宁和保证政治过程的公平。而索尔兹伯里协议是以现在的罗得西亚军队为主，另外收容一些审查合格的游击队。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说，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到罗得西亚的流血历史，现在这支军队来保障津巴布韦所有黑白人民的权利是不得人心的。

第五，罗得西亚必须有保障全体人民权利的宪法制度。英美提案对司法独立和不得轻易修改的权利法案作出了规定。为了保证自由权利不受剥夺，已对权利法案的更改作出戒备。但是宪法的其余部分是能够按照法律程序更改的。索尔兹伯里提出的宪法固然也设想到司法独立和某些权利的保障，不过在大约十年之中，

(美国)

对宪法中所有不得轻易更改部分的更改，只能通过议会的全数黑人议员和六名白人议员的同意才能实现。事实上，头十年之后，关于这个制度是否会终止也没有作出任何保证。限制新政府进行必要改革和满足大多数人愿望的能力，同一个代表所有津巴布韦人民的独立政府行使充分主权似乎是不相符合的。

我已相当详细地指出了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关于过渡时期的可行计划应包括些什么。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辩论应该只限于这个题目的范围。我国政府希望安理会的这些会议能发挥催化的作用，进一步促使各民族主义力量达成一项包括所有各方和以英美计划的原则为基础的解决办法。我们准备同联合王国、所有各方以及关心的非洲国家作出新的努力，以求取进展和补救索尔兹伯里解决计划的不足之处。我们不作任何幻想，以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看到罗得西亚的武装部队越过邻国的边界不断地进行肆无忌惮的袭击行动。罗得西亚前不久深入博茨瓦纳境内突击博茨瓦纳的巡逻部队，以及对赞比亚的袭击，就是最近的例子。

史密斯政权的这种行为必须加以阻止，要不然，我们是不能认为任何有史密斯在内的协议是可行的。

为了使新的努力成功，也必需有安理会和最直接有关的非洲各国的支持。我们需要认真负责的一致意见，因为现在不是在联合国之内或是在其他地方采取进一步使局势两极化的行动的时候，而是应当保持各个交通渠道往来无阻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基于以往的努力，为津巴布韦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使津巴布韦人民终能尝到独立、自由与和平的幸福。

(利比里亚)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的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坐发言。

托马斯先生（利比里亚）：我国代表团跟前面几位发言的代表一样，向你表示你当之无愧的赞美，并祝贺你在这个时刻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上周的整整一周里，我们每天都听到许多人就罗得西亚问题发言。 这是一个我们都非常关切并且仍然在安理会辩论的问题。 那些侃侃陈词的代表，各自代表他们政府的立场，谴责伊恩·史密斯先生和与三位罗得西亚黑人领袖订立的内部解决，有的谴责——可能是很正当的——极为严厉。 我们也听到两位爱国阵线的领袖强烈而苛刻地指责史密斯政权和内部解决，重申如果内部解决获得承认，他们决心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简言之，上周的发言几乎都认为史密斯政权和那些参与内部解决的人都值得咀咒。

我国代表团在这个时候只想再次强调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托尔贝特博士给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信里的一项声明。 这项声明已经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以第 S/12590 号文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 我现在念一遍有关津巴布韦的部分：

“在津巴布韦，局势正在急剧演变。 非洲必须对此予以细心的评价。 为了正确地观察这些事件的发展，我想提一下去年七月在利伯维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 该会议保证对加强津巴布韦的武装斗争予以支持。 在利伯维尔最高级会议认识到战士们对武装斗争的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会议呼吁向爱国阵线提供最大的物资和财政援助。

“虽然利伯维尔最高级会议明确地承认爱国阵线是进行武装斗争的手段，但就我们对那项决议的了解，它并没有排除爱国阵线和／或津巴布韦其他民族主义运动可能寻求的政治解决。 假如这不是利伯维尔最高级会议的意图的话，它就不会为津巴布韦人民取得更多的财政、物资和政治援助，使他们能够恢复

(利比里亚)

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显然这个爱国阵线并不代表所有的津巴布韦人民。但是，最令人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曾经并仍然存在着分裂和不团结。

“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利比里亚非常密切地注意索尔兹伯里最近的发展，在那里一些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袖正与叛变的伊恩·史密斯举行会谈。当然，关于津巴布韦会谈的现象一点也不新奇，因为在解放斗争的不同阶段，伊恩·史密斯与英国进行过几次谈判。

“原则上，我们利比里亚一向主张解放斗争必须在南部非洲的所有前线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进行战斗。我们必须加强武装斗争同时采取外交和政治主动。因此，在我们全力支持爱国阵线的时候，我们决不把谈判拒于门外。我们因此欢迎与史密斯政权进行内部谈判的观念，由此可以公正地解决罗得西亚问题。不过，我们坚持斗争有关的各方都参加谈判，以便确保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从而避免内战。

“关于这一点，我了解到最近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举行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在拒绝一些参加内部会谈者要求准其将会谈的实质通知理事会之后已对正在索尔兹伯里举行的内部会谈加以谴责。

“我要在这里明确声明，利比里亚当时不支持、将来也不支持谴责谈判原则的任何决定。利比里亚在未充分了解这些谈判的实质之前、或没有机会提供关于谈判的及时消息以前，将不参加谴责这些谈判的实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对可能有助于使津巴布韦达成多数统治的独立——所有非洲人期望的目标——的主动，作出适当的评价。

“经过十二年多的坚苦努力，现在我们似乎开始走上津巴布韦解放斗争的最后阶段。因此，我们再次吁请津巴布韦的所有解放运动尽力坚强地团结一致，以便尽量利用各种机会，解决这个拖延已久的、困难的问题。

(利比里亚)

“在混乱津巴布韦斗争的复杂曲折情况下，自由非洲必须表现出对发展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津巴布韦所不可缺少的智慧、远见、团结和灵活性。各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警觉和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要在我们世界的这个地区产生一个健全而能发挥作用的社会，同时不以任何方式在这里增加争端和制造不安。”(S/12590,第1-3页)

我国代表团必须坦白指出，我们并不完全同意那些主张毫无保留地彻底谴责并否定最近索尔兹伯里与黑人领袖的会谈的人。虽然我们不认为索尔兹伯里的议案是最可以接受的议案，可是我们相信它或许包含了某些有用的积极因素，值得予以考虑，而不应当忽视。我国代表团相信现实外交。因此我们支持英美提案，认为它是达到一个公平与和平解决的谈判基础。我国代表团进一步同意卡特总统的立场，也就是说，内部解决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托尔贝特总统坚持，有关各方，包括爱国阵线和所有在罗得西亚境内和境外的领袖，都应当以诚意和谅解的精神来参加，以图获致公平的解决，从此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暴行和莫大的痛苦。我们坚持，达到任何和平解决都需要弹性。任何努力都应当避免敌意的口吻和无可妥协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觉得，早日地将权力转移到黑人多数手中以及和平地解决津巴布韦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有理由觉得，现在可以见到的那个希望之乡，终于是可以得到了。虽然我们的意识形态或许不同，可是能否让我们呼吁安理会，不要持否定和悲观态度。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些贫弱无辜的人，长久地在他们的家乡内外受到暴力的蹂躏，为了享受人的尊严和自决的天赋权利而进行战斗，甚至为之死亡，能够得到迅速的解脱。他们殷切地希望停止现在的痛苦状况和非人的伤痛。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唯有所有有关各方表现出兄弟般的和有诚意精神，表现出对真正和平的热望，不计较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国代表团相信，归根结底地说，不断的责骂和避免和平谈判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昨天的现实并不一定就是今天的现实。每一件事都在不断地变化。由

(斯里兰卡)

于他过去的作为，许多人表示不愿意考虑和接受伊恩·史密斯的承诺有任何可靠性或真实性。这恐怕有很好的理由和根据。但是让我们不要绝望。以重新燃起的乐观态度，让我们坚持到底，直到达成目标。

在我们中间有态度比较僵硬、比较固执成见的人，且不要忘记，我们都可能犯错误。如果我们保持理智，活得够长的话，我们可能会改变态度。让我们不要忘记，扫罗曾经是基督教的最大迫害者之一，可是他转变而成保罗——基督教杰出的使徒和忠心的卫护者。因此，让我们不要关起门来，让我们对所有可能为津巴布韦问题、为南非问题以及其他非洲的所有问题的长远和平解决提供机会的途径都抱着开敞的态度。

最后，让我用托尔贝特总统——一位和平的使徒和公理的拥护者——的一句告诫作结。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作出有助于使各方面聚会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所有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

主席：谢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斯里兰卡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坐发言。

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给予我今天在安理会发言的机会。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能看到你，一位共同体的杰出成员，代表一个与我国有着极友好的关系的国家，主持这次重要的辩论。由英国来主持这次辩论是具有重要性的，因为，无论如何，南罗得西亚仍然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仍然是合法的管理国。我确信你的外交经验和谈判技巧将是安理会的一项重要财产。

因为我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代理主席，上周赞比亚政府通过其在纽约的常驻代表正式通知我关于在南罗得西亚的非法少数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之后，一项代表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公报随即发出，谴责史密斯政权并表示我们与赞比亚

(斯里兰卡)

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一致。 这项公报现在已经是安全理事会的文件 (S/12595)，在各位面前。 我并不要对此应受指责的侵略行为多费口舌，因为这个侵略将在安全理事会另外的会议中审议。 目前的题目中最令我们关切的是这个行为后面的动机，它发生的时间和它与南部非洲地区局势发展的关系。 那个地区的局势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远超出那一个区域。

联合国已三番四次地谴责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津巴布韦人民的继续压迫、任意监禁和拘留政治领袖和其他的人、非法处决自由战士和继续剥夺基本人权，特别包括集体处罚的罪行和目的在长久维持南罗得西亚种族隔离状况的措施。

在史密斯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那一天，大会就曾加以谴责。 第二天，安全理事会跟着谴责那个种族主义的少数政权。 从那时起，安全理事会已就这一事项通过了十五个以上的决议。 为此，联合国还有史以来第一次决定实施制裁。

对于南罗得西亚问题，一向的看法是，如果国际社会想找到一个公平持久的解决的话，必须消除种族主义政权而不是跟它妥协。 大会曾经作出决定，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人民真正愿望的唯一真正代表。 斯里兰卡的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发言里欢迎前线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对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承认，认为这是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进程中值得注意的发展。 联合国一再地重申一项原则，即津巴布韦在得到多数统治之前不应当独立，任何未来的解决必须在真正的政治领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充分参加之下达成。 联合国并且希望这样的步骤必须得到人民自由地和充分地赞同。 这些是很好的原则，是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因谈判而放弃的。

作为殖民国的联合王国是法定的管理国，它有责任将权力交给津巴布韦的国民。 这个责任是不能托付给仍旧无视联合国的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 史密斯在二月二十七日对博茨瓦纳的攻击和在三月六日至八日对赞比亚的攻击显示，他不但能不顾国际社会，并且在行动之后也能不受到惩罚。 竟与这种态度妥协，真是不可

(斯里兰卡)

想象。安全理事会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护卫者，不但有责任采取正确的途径，并且应尽快地去做。

我们有没有根据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认为必要的原则来审议索尔兹伯里的协定或交易呢？根据这些原则，索尔兹伯里的交易是站不住脚的，应当立刻宣布不能接受。那个协定里的缺点和潜在的危险太多，国际社会根本不能考虑。由管理国召集会议，所有有关方面都参加，并由联合国从旁协助，这是达成和解的先决条件。索尔兹伯里的交易与英美提案冲突，也与一九七七年六月共同体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的公报冲突。那份公报认识到，一个谈判的解决不但需要消除非法的史密斯政权，并且需要解散它的压迫工具，才能为有秩序和有效果的权力转移铺路。索尔兹伯里的交易将使那个压迫工具继续存在，并且使联合国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斗争十年全然成为笑话。

十几年来，安全理事会一直谴责罗得西亚的情况，认为不但在道德上无法原谅，并且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在联合国一直希望看到权力真正地由少数转移到多数手中。为此，一致的意见一向是消除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取得各非洲集团包括爱国阵线的参与，并且应听取前线国家的意见。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谴责索尔兹伯里的交易和伊恩·史密斯的攻击发生了迟疑呢？是不是史密斯政权真正地改变了主意，还是仅仅改变了手段？或者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改变了主意，甚至于手段呢？或者是那个非法政权忽然变得值得国际上的接受呢？

伊恩·史密斯对前线国家的攻击和他弄的其他花样明确地证明，这是少数政权想要抵消英美提案和维护史密斯政权利益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或许我们中间有些人认为，暂时迁就索尔兹伯里的交易或协定和史密斯政权是一个摆脱这个危险局势的办法，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一种过渡到未来更明确的多数统治的阶段。我恐怕就这样地妥协了我们珍爱的这么久的原则，只会鼓励伊恩·史密斯政权去永久维持那个少数种族主义政权。这也会造成当地非洲人民被摆布到一种内部冲突的局面，在兄弟中间制造出紧张。那个大陆上的局势会变得更痛苦、更

(斯里兰卡)

悲惨。此外，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妥协态度都可能成为危险的先例。

我要坚定地指出，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过去的决议作出任何妥协，都会在那个大陆上引起惨烈的斗争和暴行。我敦促安全理事会毫无保留地宣布不能接受索尔兹伯里的交易，并且谴责非法史密斯政权的暴力侵略。这是替困扰联合国十多年来的问题寻求光荣与公平的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

联合国的决议、不结盟国家的科伦坡宣言、马普托宣言和拉哥斯宣言都重申了津巴布韦人民有自决、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他们为达到享有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这些权利以任何手段来进行斗争的合法性。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且以斯里兰卡为不结盟集团国家主席的身分，重申这个权利和下面的原则，那就是：津巴布韦在取得多数统治之前不能独立，任何有关该殖民地的未来的解决办法必须按照所有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愿望，由他们充分的参与来达成。任何在伊恩·史密斯政权主持之下达到的解决都是非法和不能接受的。

主席：谢谢斯里兰卡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说的客气话。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全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国说，欢迎他来到联合国，我们都期望今后跟他友好的合作。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坐发言。

(南斯拉夫)

穆耶什诺维奇先生 (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 我首先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 让南斯拉夫代表团参加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的这次重要辩论。我也要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三月份的主席, 祝你成功地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我国代表团特别乐意看到由你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因为贵国同南斯拉夫一向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南斯拉夫代表团要求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这次辩论, 是为了对津巴布韦人民的真实愿望表示支持, 爱国阵线的领导人穆加贝先生和恩科莫先生已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中具体说明了这些愿望。

他们的立场坚定, 对所谓内部解决的分析切合实际; 他们对他们斗争的正义性有深刻的信念, 对津巴布韦独立后的前途怀有憧憬; 尽管种族主义政权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他们对待问题却能有超越种族偏见的宽广胸怀; 他们坦然无惧地正视事实; 这一切, 加上他们远大的政治家的眼光, 和愿意同作为管理国的联合王国继续进行对话的态度, 都使我国代表团深信, 这个世界组织有充分的理由依照爱国阵线领导人所指的路线, 尽最大的努力来寻求津巴布韦问题的解决。

此外, 非洲国家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在安理会的辩论中同其他国家一同反对在津巴布韦的所谓内部解决, 它们的立场一致, 是最好的保证, 说明了非洲大陆的问题将在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所定的原则上, 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取得解决。这种坚定的态度再次显示, 非洲绝不容许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两种势力阻挠南部非洲迈向彻底非殖民化的坚定步伐, 种族隔离政策一定要消灭, 多数政府一定要成立, 津巴布韦一定要马上独立。可是, 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出现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议程上已经不止十二年。这个问题越是拖延不决, 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就越是严重, 而且不仅会影响到南部非洲, 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也会受到波及。

国际社会、联合国和管理国都不接受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片面宣布的津巴布韦

(南斯拉夫)

独立，认为这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所以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政权。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居多数的非洲人民的残酷压迫已危害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决议对罗得西亚采取制裁行动，以促使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早日崩溃。

爱国阵线的领导人和其他各国代表都曾在当前的辩论中指出，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所谓协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特权和制度。史密斯这样做是企图把一项既成事实摆在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面前。

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的侵犯进一步显露了该政权的真面目。该政权对非洲邻国无辜平民包括妇孺在内的骚扰行动已是家常便饭。这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扩大破坏，所以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果断的行动，谴责这种不能容许的行为。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今年三月十日发表的公报中，对史密斯政权在赞比亚领土上的行为作了强烈的谴责：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最近对爱好自由、爱好和平的不结盟的赞比亚人民的可耻行为。不结盟运动坚决相信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邻近的独立非洲国家继续进行这种残暴行为，造成了南部非洲区域紧张局势的恶化，进一步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实行不结盟政策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宣布声援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正在与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展开斗争的其他非洲前线国家。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该谴责该项内部解决协议，不应该予以承认，因为该项协议不符合《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原则。

我相信你，主席先生，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议员和外交家，一定能象我们一样了解饱受摧残和压迫的津巴布韦人民的愿望。我相信你作为联合王国代表——联

(南斯拉夫, 毛里求斯)

合王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负有特别的责任——和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 一定会为解决这个紧迫的问题尽力作出贡献。

虽然南斯拉夫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 但我还是要指出, 我国代表团认为, 由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大使阁下以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国集团的名义介绍的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S/12597 号决议草案包含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为加快加紧努力寻求一项能满足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废除种族主义政权的要求的解决办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决议草案中的建议支持当事各方继续对话, 要考虑到爱国阵线和邻近国家都认为足以构成解决问题的基础的英美计划。 放弃这个基础会妨碍寻求和平解决的行动, 而可能引起一切消极的后果。

主席: 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向他表示相同的情意。

兰普尔先生 (毛里求斯): 主席先生, 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职位——也许我应该对你表示同情, 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主持一项与本国利益有重大关系的问题的辩论时保持最严格的客观态度更为困难。 联合国有这样的主席政治家, 实在是一种光荣。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在第二十五届大会的全体会议上, 我曾就“接纳斐济加入联合国”这一项目说过:

“在这个场合, 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点是恰当的, 即斐济走向独立的非凡进程的最后一步是取得主权, 而这种情况在一向由英国管理的属地中也都曾发生过。 在联合国存在的二十五年里, 已有二十九个过去由英国负责管理的领土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今天它们在本大会都派有代表。 此外, 英国根据托管协定代联合国负责管理的其他四个托管领土, 也全部获得独立了。 这三十三

(毛里求斯)

个过去的英国领土共有八亿多人口。

“总之，这是在非殖民化方面的一个非凡成就。但是这项成就却由于英国不能给津巴布韦人民带来自由并保证在该领土上实现多数人统治，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A/PV.1863，第36和37段)

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了七年半的时间，可叹的是我们还在辩论津巴布韦问题，津巴布韦目前还是称为南罗得西亚。我但愿能够有相当信心地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辩论津巴布韦的非殖民化和独立问题。

作为毛里求斯代表，我不想重复所有别的非洲国家代表在又长又剧烈的一般性辩论中都已经说过的话，以免增加安理会的负担。我只要声明，各国代表，特别是我们的非洲兄弟姊妹就索尔兹伯里的所谓内部解决问题提出的一些主要的原则，我国政府实际上都能同意。我现在主要想谈一谈眼前的未来问题。

我想这项协议可以称作“史密斯宪法”，因为这实质上是史密斯的宪法，虽然有些非洲人也许在上面签了字，但没有一个非洲人会写出这么一份东西。对这份“宪法”，我只要指出，它是完全不合法的，它并不是不适当，而是完全文不对题；这是史密斯从他的袖筒子里摸出来的一张假牌，企图在他已经足足打了十三年的罗得西亚扑克牌局中把所有的押注最后一口气吃光。过去如果每次都是他赢了，我不相信完全是运气。

这项“宪法”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并不建立一个实行多数统治的真正民主国家。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并没有取得管理国的同意，并且违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它是文不对题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规避联合国、管理国、非洲统一组织、英美谈判代表、不结盟国家、英联邦国家以及联合国大会的所有决定。爱国阵线也没有参加。

(毛里求斯)

从来没有一份政治文件是在这样完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赞成的情况下诞生的。这份文件可以说只有一点好处，就是使以意见分歧著称的安理会达到了几乎空前的一致。我不是指安理会将要审议的决议草案，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说，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可能是第一次发生的事——就是与其他问题的辩论不同，这一次在安理会中竟然没有一篇发言是替对方说话的。不错，有两个大国基于某些考虑替这份荒谬文件说了几句好话，但它们也没有真正接受它。没有人以这份文件的作者自居，也没有人尊重它的作者。

我还要再说一点。许多位发言人都说这个“宪法”和那些合作的非洲人欺骗了津巴布韦的黑种人，但很少人提到这项“欺骗”的另外一面。

这份文件是由史密斯、西索尔、穆佐雷瓦和奇劳联合签字的。但签字后几天，史密斯的部队就对赞比亚发动猛烈的进攻，莱索托和博茨瓦纳也同时受到攻击，造成了许多平民的伤亡。当美国电视第13台访问所谓宪法的签字人之一穆佐雷瓦时，问他史密斯在发动攻击以前有没有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回答说：“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但他显然相信以后大概会征求他的意见。

这样，所谓内部协议签字后才几天，史密斯就欺骗了协议的三个非洲签字人。许多发言人说西索尔和穆佐雷瓦是受史密斯政权操纵摆布的傀儡，这种看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不过我刚提起的这件事却证明了，至少史密斯确是把他们当作傀儡看待，是他屡次侵略行为的傀儡邦凶。

所有发言人都曾指出，根据该项“宪法”，史密斯有权作军事决定。我刚才所提的攻击正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史密斯有行使这项权力的能力和意愿，也显示了黑人领袖没有能力阻止他行使这项权力来攻击邻近的国家。

这些攻击行为是一种予兆，说明这个白人掌握大权的新国家将是一个位居非洲心脏，拥有六百多万黑人的侵略国，随时会向其他的黑人国家发动战争。

这些不胜枚举的侵略，使我们敬爱的非洲兄弟乔舒亚·恩科莫在安理会上发出

(毛里求斯)

的警告显得可信。他说，“史密斯宪法”是朝着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史密斯-沃斯特轴心”迈出的新的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有朝一日对他们四周的南部和中部非洲国家发动战争。目前南非已经是全非洲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贮藏着核原料，预备有一天爆炸它的第一颗核炸弹。“史密斯宪法”正在为建设一个拥有相同的武力，名义上称作津巴布韦，实际上是罗得西亚的国家铺路。

有些人认为恩科莫想象力太丰富。可是，如果希特勒曾在相似的情形下征服了整个没有武装的欧洲，甚至有武装的俄国，那么，说史密斯-沃斯特轴心可能横扫整个非洲，征服一连串武装力量薄弱的国家，又怎能算是想得太远呢？

往长远看，这些才是“史密斯宪法”对非洲的真正意义。目前发生在纳米比亚、安哥拉和其他国家的星星之火，可能就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发生在西班牙的星星之火一样，和珍珠港被袭击前发生在中国的战事一样。大家都知道，袭击珍珠港以前，也使用了拖延谈判的策略。

这种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不过，如果要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必须使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问题早日取得解决。会谈必须有个限期，才不会死气沉沉。强者同弱者之间的和平谈判要是拖延不决，就难免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我还要说一点。新闻界有些人攻击安理会不听取穆佐雷瓦主教的陈述。由于穆佐雷瓦主教没有要求到安理会来发言，有些记者就在走廊里计算可能的表决票数，听了某些代表团的闲谈，就作出结论，认为穆佐雷瓦所以没有提出要求，是因为他料到安理会几乎一定会予以拒绝。

这种解释有些牵强。我们可以这样想，穆佐雷瓦主教要是认为他有权在安理会发言，他就不顾反对，坚持主张这项权利的。事实上，他获得胜利的机会很大，何必不战而降？这是因为他没有胆量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露面吗，还是因为他在气质上有退守的倾向，就象他在索尔兹伯里所表现的那样。我们又怎知道不是恰恰相反，是他要奚落安理会呢？他在受到普遍谴责的所谓内部协议上签字，难道不就

(毛里求斯)

是已经奚落了安理会吗?

我们既然必须从头做起,没人否认这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索尔兹伯里行动所引起的信用危机,更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

我们听到了一些对管理国的坦率严厉的话。许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非洲兄弟,爱国阵线的领导人乔舒亚·恩科莫和罗伯特·穆加贝,对英、美两国的谈判人表示了不信任。

这些事实,不会随着时间轻易消失,这种创伤不会很快就痊愈,不论是多么决心达成协议。

英美双方曾对彼此的意图表示过怀疑,非洲人的猜疑还会使我们惊奇吗。欧文博士和万斯先生之间最近达成的协议掩盖不了新的发展:英国公开威胁要撒手不管,让美国独个儿去背黑锅——尽管根据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个声明后来撤销了。

这是当我们正要升起船帆,准备再次驶向罗得西亚的惊涛骇浪时,发生在分裂中的可怕分裂。我提起这些事不是因为我消极悲观,而是为了使我们对前头可能发生的风暴先有个适当的认识,作为我们考虑解决办法的指南。

我们应当怎么办?看来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回到美国-联合王国的计划,如果继续用上面的比喻的话,就是回到到现在为止还搁浅着的那条船上去。

在索尔兹伯里的新发展出现后,这个计划是保持原状,一成不变呢,还是准备修改?

欧文博士上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华盛顿进行商谈后,卡特总统在星期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继续表示,英美计划仍然是津巴布韦问题取得彻底解决的最好基础,尽管他补充说,恩科莫和穆加贝并不完全同意这项计划。卡特总统这样说:

“我们希望能举行一个所有有关的民族领袖都参加的会议,来解决不适当的内部解决计划同我们认为适当的所谓英美计划之间的差异。

“我们不反对所谓内部解决计划的某些部分。在它们与英美全盘计划相一

(毛里求斯)

致的程度上，它们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步。”

这些话包含了两个大前提：首先是部分地接受索尔兹伯里协议；其次是以这项协议作为重新展开谈判的基础，借用或采纳其中的一些规定。

经过这样一番显得合情合理的美化后，扬大使在上个星期日的谈话中把这项协议称作“中性”的办法。可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承认了所谓索尔兹伯里内部解决的效力，而这项解决是在我之前已经发言的所有非洲代表都深恶痛绝的。采纳这项协议的一部分或全部规定，都是默认了“史密斯宪法”的合法性。我们认为把两件事相提并论作为两个谈判计划是不相称的。联合王国和美国的草案是一项谈判计划；内部协议是一项宪法，是一项既成事实，而且根据路透社从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推想是没有谈判的余地的。该项协议的签字人显然不是草拟了一份工作文件，而是制定了一个新国家的“宪法”。国家是不会轻易谈判它们的主权的。认为两者可以互相谈判是一种混乱的、危险的皂白不分——假如至高无上的史密斯肯接受这种看法的话。

实在说，我国代表团感到震惊，这两个国家在讨好地说该项宪法是“走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因而引起尖锐的反应后，竟然还能有这样的想法。

“史密斯宪法”，我们坚持用这个名称，因为我们不能相信有任何一个非洲人能草拟出这样一个不利于非洲的文件，其他代表已经发言谴责这份文件是非洲非殖民化过程中最卑鄙的欺骗行为之一。这个“宪法”是不能当作一部圣经向非洲的解放主义者卖弄的，一点也办不到。

非洲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反对这项“协议”，认为这种欺骗行为只有可耻的慕尼黑事件才能相比，签字的黑人则被比作希特勒时期的卖国贼。有些人会说，这只是情绪激动和忿怒的表现，但我们那些信仰圣经的西方同事应该知道，有一种怒叫做“义忿”。

(毛里求斯)

我认为，向那些把这份“史密斯宪法”看作骗局和欺骗行为的人卖弄这个“宪法”是不聪明的做法。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来看，一个非法政权的非法首脑一手炮制出来的非法文件，怎能成为受敬重的有希望的谈判基础呢？

看过史密斯文件后，我们不禁要问，两个大国到底在里面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非要放进它们自己的计划里不可？是可以反对多数的否决权吗？是由白人操纵的议会吗？是白人控制的军队吗？是对白人产业的无限经济保证吗？是分期减少种族主义吗？还是所谓独立国家的为期不过十年的短促寿命？

如果魔鬼写了一部自己的圣经，在坐的上帝信徒是否会要求进行谈判，以便采纳它的一部分内容呢？几乎任何不懂法律的外行人都能看出，说可以采用一份文件的一部分而不致有承认其合法性的危险，是多么错误的说法。

除非恩科莫和穆加贝改变了意见，否则他们在上星期已经表示过，他们彻底反对史密斯的阴谋诡计，他们已经宣布这项文件是无效的，是绝不能作为恢复谈判的基础的。一开头就不顾他们的意见，那是第一步就走错了，一开始就破坏了会谈。

如果英美想改善它们的计划，尽可以提出合理的补充意见。如果这些意见取材自史密斯的杰作，我想这个叛徒也一定会原谅它们这一点善意的抄袭的。

我很不了解，某些西方国家为什么迟迟不愿声明所谓内部解决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要求它们对这项解决表示强烈的谴责，甚至不要求它们表示反对；我们只要求它们声明这项解决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每个人都承认这是一个不合法的文件。史密斯毫不迟疑地奚落了英美计划，他已经这样做了，现在还会欣赏其中的那一部分？史密斯是一头狐狸，但他至少是一头有自尊心的狐狸。大英狮子难道要摇尾乞怜？

总之，说可以接受某些规定的这个概念是完全多余的，混淆黑白的。结果将成为争辩那些规定可以接受，那些不可以接受，这将使新的谈判长年累月地拖下去。我们已经看到过，过去在相似的情况下失去了多少时间，是如何被人恶意地加以利用。更糟的是，这会使史密斯获得他从未有过的合法性。对爱国阵线来说，这将是火上加油。这甚至违反了卡特总统自己的观念，他是赞成由各民族领袖再进

(毛里求斯)

行谈判的。把这所谓宪法牵扯进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西索尔和穆佐雷瓦尽可能把他们的宪法中的某些部分作为谈判的基础。

最后，在草拟一项可行的解决办法，希望谈判取得成果时，必须考虑到心理的因素。英美两国在着手做准备工作时，似乎把爱国阵线看作谈判桌上弱的一方，认为他们是局外人，正在设法讨好推想是占上风的局内人。它们如果这样想那就是不幸地误解了罗得西亚的真实情况。爱国阵线并不是在焦虑万分地哀求人家谈判。我们只要分析爱国阵线领导人的想法，就知道他们对正在非洲进行的谈判全无信心，因为他们看到在纳米比亚，特别是在罗得西亚，长期以来的谈判不过是玩弄诡计，是虚伪的提议，公然地背信谈判不过是拖延时间的手段。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听到许多非洲代表说出了他们对和平谈判的深切怀疑。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国家现在膜拜和平，是因为卷土重来的殖民主义新的战略不以战争之神而以和平之神为象征。这样，似乎出现一种矛盾现象，即殖民主义者一谈和平，非洲人就知道，这是他们必须想到战争的信号。

这就是爱国阵线的想法。以欧洲的标准来说，它没有一支大军，只有一支约一万人的游击队，但有了这支军队，它就有了谈判的本钱。这项本钱必要时还可以在有力量提供武器和人员者的支援下更加强大。我们都亲耳听到了一些安理会成员所作的承诺——我用不着说明是那些国家的代表团——它们是能够提供力量和技术。

非洲人不会轻易相信有些人的诡辩，说什么武器有不同的道德水平——坏人提供坏武器，好人提供好武器，不幸的是这些好人把他们的好武器供应了我们的敌人。对非洲人来说，所有的武器都是好的，只要是用来争取自由和他们的解放。有人不断地教训我们，说接受苏联和古巴的武器是罪恶的。而充满讽刺的事实是，说这些话的西方国家当年眼看就要败给希特勒所以极度需要苏联的力量时，却同苏联结为盟国。西方国家不用那么害怕，也有些非洲国家坦率表示过它们愿意提供军

(毛里求斯)

事援助。

毛里求斯目前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立场是完全赞成和平谈判。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继续进行会谈。我们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耐心地试探一切可能性，使各个重大分歧得以和平解决，我们将劝我们的兄弟们这样做。我们所主张和期望的是政治家的智慧和外交家的技巧。

因此，我们认为，新的开端不始于索尔兹伯里，而始于马耳他，但是在马耳他的谈判无端地停顿。据我们了解，恩科莫和穆加贝认为这项方案和英美计划是有希望的谈判基础，然而谈判却因发生在索尔兹伯里的事情突然中断了。

在当前阶段，劝爱国阵线的领导人同他们的对方坐下来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这个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以后还会有很多别的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非洲人绝不能鼓励任何承认——即使是隐约的间接的承认——史密斯宪法和索尔兹伯里的投降为合法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兄弟，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加尔巴先生，对新的谈判提出了一项重要的看法，他说，政治行动要用武装斗争来配合。非洲的海员不会受到海妖的灯火歌声所迷惑。非洲人开始充分了解我们的中国同事在星期五传给我们的信息：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达到和平谈判。我希望没有了解错他的意思。

总之，我指出了新的谈判可能会迂到的一些困难。看来各方都缺乏信任，彼此猜疑。

我要向非洲的兄弟姐妹说，不要太过严厉地批评我们的兄弟穆佐雷瓦主教。并不是每一个主教都能达到象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那样崇高的政治境界。所以，如果穆佐雷瓦主教犯了错误，我们还是要原谅他，教育他，而不要处罚他，屏弃他。他可能是诚实的，只是太过天真而已。让我们用同情来对待他。而且，他毕竟在津巴布韦的城市中深孚众望，所以，使他尽快地同其他有关各方一同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的途径，纵或不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

(毛里求斯)

请秘书长在这些复杂又困难的谈判中起一些作用，可能是稳妥明智之举。秘书长曾在类似的重要问题上卓越地显示出他的聪明智慧。他的外交技巧，世界各国对他的信任，正是目前缺乏的一项因素，没有这项因素，事情就不可能顺利进展，事实上，说不定根本就不可能有丝毫进展。

(主席)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讲的好话。我也感谢他指出了我国过去三十年来在非殖民化方面的记录。今天，在联合国至少有三十四个国家是联合王国的前殖民地，如果包括美国在内则有三十五国，但即使我们以比较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个惊人的记录，至少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成就。但我必须与他争论一点。姑不涉及细节，我认为他说穆佐雷瓦主教之所以不能前来安全理事会发言的理由似乎有点古怪并且是不正确的。

现在，我要以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的身分发言。

首先，我要向我的邻坐和同事，安全理事会二月分的主席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致意。我想最好的好话无过于指出，他在该月分以我们已视为一贯的灵活手法和友好态度行使了他的职权。

我坐在这里比较缄默地听取了七天的辩论，这个沉默部分是由于我在当主席，部分是因为我想在发言前先仔细听听安理会中的言论。现在，在各种意见都发表了以后，我想我可以清楚看到那些已发言的人所表示的主要关切问题。现在，我也可以指出并将试图消除对我国所扮演的角色和将来的意图偶而表示的那种怀疑和甚至烦躁的态度，并把重点放在我认为世界社会对当前局势主要关注的地方。

我也许应首先申明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经常被人提到，我以为现在已经是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接受。但从辩论中的一些发言看来，我的期望是错的。若干发言人质询联合王国是否继续承担在法律上对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责任。答案是，是，我们当然承担。而且，坦白地讲，我很奇怪有任何人会怀疑这一点。

我本以为过去十二个月的事情充分表明了我国承担我们的责任的程度。我并打算在今天下午详述罗得西亚问题的历史。我猜想我们出席安理会的人大多数都曾听过不少次这个问题的背景。此外，我们在联合国这个和别的讲坛对近年的事件也作过无数的发言。但我恐怕我必须回到被人称为英美提案的起源。英美

(主席)

提案较正确的标题是“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提案”，在去年九月间曾作为安全理事会 S/12393 号和 S/12395 号文件分发。

这些案件所包括的整套办法，是长时艰苦认真工作的成果。提案初次提出时，世界社会的反应普遍良好。其实，九月底在这里进行辩论的时候——该次辩论导致安全理事会第 415(1977)号决议的通过——在安理会发言的人当时似乎很少根本反对这些提案的一般内容。提案作者认为，提案以前是，现在仍是一个真诚的尝试，为罗得西亚问题找到一个公正和合理的解决办法，实现把权力从少数人转移到多数人那个关键目标，同时顾到所有有关方面有理由担忧的问题和他们的正当利益。过去几天，我听到许多发言人对英美提案作出良好的反应。提案似乎在吸引多的拥护者而不是反对者。的确，我相信现在人们比在九月间更为了解我们提案的好处。许多发言人询问联合王国是否已抛弃它是作者之一的提案。我很高兴我现在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我国政府认为，英美提案仍旧存在，继续是取得和平解决的最佳和最公正的基础。

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止一次而是重复地提出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近数月来所进行的工作存在着普遍的误解。此外，恐怕有不少人不加怀疑地接受了报章的报道。我当然十分敬重报界，并认为一般说来，他们都能令人佩服地报道一条复杂棘手的新闻，而这条新闻本身往往只有部分为人所知道。但即使照定义说记者永远不会犯错误，他们有的时候未免让他们的幻想过于自由奔驰了一点。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自己就重复了一则在几家报纸上登了出来而完全不正确的报道。他似乎相信下述的报道：我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博士由于我的朋友和同事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某些言论而“避开了”这个会议。为了讲明事实和保持历史的真确性，我要指出这个讲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那据说促使欧文博士返回伦敦的言论联合王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驻华盛顿大使馆直到欧文博士在华盛顿已经

(主席)

登机取道回伦敦去才注意到。 欧文博士自己已讲清楚，他是在同他的美国对手万斯先生和同卡特总统作了数小时的详谈后才返回伦敦。 在同美国当局就一些关于将来如何处理罗得西亚问题的重要决定达成协议后，他决定立即返回伦敦，以便次日向其内阁同事汇报。 从来就没有作过决定说外交大臣一定要出席这次辩论。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竟然助长这个谣言至少可以说是不幸的。 我希望这将明确终止一些在流传着的关于这件事的更为可笑的故事。

但若干这样的误解获得流传确实使我觉得可能有必要简单地追述一下在去年九月我们的提案发表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立即采取的行动是请安理会授权秘书长提名一个代表同委定的英国驻地专员进行讨论。 这项请求的结果是通过第415(1977)号决议，并随后任命了普雷姆·钱德上将。 此后，我们面对的工作就很清楚。 我们必须说服所有各方承认我们的提案是一个整体，既包括他们不喜欢而别人认为必要的因素，也包括他们认为必要而别人不喜欢的因素。 从一开始，所有各方表示愿意以我们的提案作为谈判的构架，虽然从他们的公开和私下发表的谈话可以清楚看出，他们之中有的有重大的保留。 的确，我们现在已到了一个地步，直接有关各方似乎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完全接受英美提案，包括一切要点。

委定的驻地专员卡弗勋爵元帅由普雷姆·钱德上将陪同在十月底前往非洲。行程在十一月中结束。 他在达累斯萨拉姆与爱国阵线的联合领导人穆加贝先生和恩科莫先生进行了短时间的会谈。 在索尔兹伯里他与穆佐雷瓦主教和恩达巴宁吉·西索尔牧师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 在索尔兹伯里时，卡弗勋爵同史密斯先生的高级民政和军事官员举行了几次会议，有一次会议史密斯先生也出席。 除了这些同直接有关方面的接触外，还与几位前线国家总统和尼日利亚的国家元首举行了会议。

自此以后，我们在工作范围内同所有方面有过若干次接触，同时，我们也与我们的美国同事一道非常积极地使前线国家代表充分知道事态的发展。

(主席)

在卡弗勋爵回到伦敦之后的两三个星期内，史密斯先生宣布准备同穆佐雷瓦主教、西索尔牧师和奇劳酋长开始进行谈判，希望达成后来所谓的内部解决。十二月四日和五日，西索尔牧师前往伦敦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进行讨论。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穆加贝先生和恩科莫先生获邀前往伦敦于十二月十三日进行会谈，但爱国阵线的领导人拒绝了这项邀请。

我们继续作出了努力，以免英美的倡议失去动力。这些努力很成功，我们安排卡弗勋爵和普雷姆·钱德上将在一月初前往马普托会见莫桑比克的马谢尔总统。十一月时我们没能安排这个会议。这些会谈证明积极有用。利用身在南部非洲的机会，卡弗勋爵也在约翰内斯堡同南非外交部长，在加贝罗内同博茨瓦纳几个部长进行了简短的讨论。

直至一月底，我们才从爱国阵线的领导人获得回复，准备应邀于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日在马耳他举行会谈。出席马耳他的英国代表是欧文博士，美国是扬大使。恩科莫先生和穆加贝先生以及其他发言人都曾提及这些会谈。这些会谈被形容为很有用，使各方面对彼此的立场有较大的了解。欧文博士在这些会谈之后向下院发言时指出，虽然目前还缺乏各方面彼此作出让步那个要素，我们仍将在和平解决的提议的范围内继续工作，我们并同爱国阵线议定再举行一次会议，时地则尚待决定。很多人把马耳他会谈以后没有其他会议看得很重。毛里求斯大使在刚才的发言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这被引证为我们“陷于瘫痪”的证据。事实是，我们向爱国阵线建议于二月十日在纽约这里举行一个后继会议，但这没有获接纳。

在列举了所有上述的接触后，我觉得不可能接受下面的结论，即联合王国和美国这两个英美提案的作者犯有任何不愿保持动力的罪名。这根本是不正确的。前线国家自己知道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大使或其他外交官员在过去几个月来同他们接触了多少次，以不断努力使倡议保持生命力和有所进展。我们不能接受提案之所以还没有达成任何折衷协议是我们的错过的说法。

(主席)

后来这个情况又加进了另一个因素。史密斯先生在十二月时开始同那些在罗得西亚内的非洲领导人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在幕后继续进行着，作为我们的谈判的一种反调。我们并没有暗中参与；我们绝对没有牵涉入内；我们完全没有以损害我们的提案为代价来鼓励他们。但不管我们是否高兴，三月三日史密斯先生、穆佐雷瓦主教、奇劳酋长和西索尔牧师在索尔兹伯里签订了一项协定，而这项协定无疑是整个情况的一个新因素。现在被称为内部协定的这项安排并不妥当。它仍有许多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且在我们非常重视的许多方面存有严重的缺点：特别是，任何过渡安排都应对如何处理法律和秩序那个关键问题，和对有必须保证在这个期间内控制权不会落在非法政权手里这一点有足够的一致意见。

正如卡特总统所说：

“我们没有拒绝所谓的内部解决计划的个别组成部分。就这些计划与整个英美计划的条款一致的程度来说，这些计划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这句话似乎使爱国阵线的领导人和一些在这个辩论中发言的人感到极不高兴。我实在不明白其中原因。事实是，内部解决办法据报有一些成分同联合国许多年来一直呼吁的相吻合。这些成分包括同意成人全民投票和接受应由大多数人民选出的政府管理国家，并承认史密斯先生终于必须下台。不管是否有其他条款，削弱这些让步，也不管内部解决的其他部分在国际社会看来至少没有吸引力，不容否认的是，有的让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

我们既支持我们自己的提案——认为它是最佳的前进途径——同时也承认内部解决办法中有一些反映普遍赞同的意愿的因素，我们这两种态度之间并没有冲突之处。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局势，一些我们与之进行过谈判的方面签订了某种协定，而这个协定就我们认为永久而公正地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条件来说是存有严重的缺点的。但我们也必须面对事实，从我们开始提出这些提案以来，爱国阵线和索尔兹伯里的政权都不过视其为谈判的基础；从我们与他们进行的谈判看

(主席)

来，他们实际上显然拒绝接受我们提案的关键部分。在马耳他是有一些进展，但即使在那里，爱国阵线已要求在过渡时期政府内占有统治地位，而那是同我们的责任不相合的，因为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参加公正自由的选举。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从今以后应怎么做。三月九日，美国总统在其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美国国务卿与欧文博士会晤后，我们两国政府打算召开一个会议，试图把欠妥的内部协定条款和我们认为妥当合理的英美计划两者之间的差距消除。次日，欧文博士自己重申我们的目的，是取得真正和不可逆转地过渡到大多数统治。因此，我们与我们的美国伙伴决定，我们现在应尝试邀请出席马耳他和索尔兹伯里会谈的所有方面聚在一起，以扩大意见一致的地方。

我们决定采取这个步骤似乎反映了过去几天来在这个会议厅内表示出来的意愿。许多发言人促请联合王国和美国作出进一步和迫切的努力，使各方重新进行谈判。我们认为，如要取得任何进展，我们既应获得出席索尔兹伯里会谈的方面，也应获得出席马耳他会谈的方面的参与，因为不管我们怎样看待他们，前者也是一个现实。

为了避免再有任何可能的误会，我再次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以目前情况来看，本月初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协定是有严重的缺点，很不妥当的，因而是不能予以赞同的。但我也再说一次，这是一个现实，我们没有道理假装它不存在。

我们不会欺骗自己，以为爱国阵线会自愿卷入索尔兹伯里的安排。由于我们对这些安排的性质的看法，我们也不会试图说服他们这样做。但我们的确相信，如果把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可能有办法扩大意见一致的范围。我们并不要求被邀同我们会见的方面事先就其以前的立场作出让步。出席这些讨论并不需要任何一方承认其他方面的立场或主张。这并不会使一向是，现在仍然是非法的东西获得合法地位。但我们确实希望各方都愿意以津巴布韦的前途为重，客观地审议各项问题，真诚地寻求和平。我们本身将坚持英美提案。我们仍然相信这些提案为和平解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主席)

所有各方应考虑的关键问题，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可以明显看出是这样的选举，把权力从少数人转移到多数人手中。我要不厌其烦地再说一次，在索尔兹伯里会谈的参与者、爱国阵线和英美提案的作者所持的不同立场之间是存有共同点的。这些共同点是：津巴布韦应于一九七八年独立；津巴布韦政府应以成人全民投票选出；此项选举必须是自由和公正的。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意见一致方面。当然，目前要实现和平解决仍然是困难重重。但我们必须不让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再追求下述的目标：即取得一项使权力转让能够和平地实现的协定，而不把它留待武力的较量，因为那样必然牺牲许多性命，并且可能打击津巴布韦的整个前途。因此，我们希望我们所邀请的所有各方都承认我们用意的真诚，并按照我们的提议，来到一处开会。不管怎样，我们的提议仍然有效，我们不会转变方向，制止把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的努力。

我现在重新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因此，安理会将对S/12597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若干代表表示希望在表决前发言说明其投票理由。因此，现在我要请他们发言。

(加拿大, 中国)

巴顿先生 (加拿大) : 在考虑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时, 引导加拿大当局的是我在三月十三日的发言里阐明过的那个主要原则——即南罗得西亚必须恢复立宪政体而这又必须包括把实际权力转移给一个以多数统治为根据的政府。 在那次发言里我还说加拿大认为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协定并未规定此种转移, 因此, 我们认为它是不适当的。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如何表示安全理事会对于在索尔兹伯里签订那个协定所引起的事态发展的强烈关注。 我们认为这次辩论表明了高度的共同兴趣和意志, 因此, 尽管很多代表团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仍然没有能够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反映这种广大的协议领域的案文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 就我国来说, 我国代表团很不情愿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它不能支持以这种措辞拟订的决议草案。 然而, 我们仍将继续努力, 促进早日恢复以英美提议为基础的谈判, 这些提议现在吸引了广泛的支持。 我们深信安理会的全体成员, 实际上联合国的全体成员, 都将继续一同努力, 使自由和真正的多数统治在津巴布韦实现。

赖亚力先生 (中国) : 中国代表团在三月十日的发言中已阐明了我们对南罗局势的观点和对津巴布韦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 据此, 我们原则上同意玻利维亚、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联合提出的 S/12597 号决议草案, 并将对它投赞成票。

但是, 我们认为这一决议草案尚有不足之处: 它没有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明确重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 它的执行部分第四段提到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普选。 对于“联合国监督”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历来在原则上持有不同立场; 序言部分第一段提到安理会 4 1 5 号决议, 众所周知, 当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安理会通过 4 1 5 号决议时, 中国代表团曾全面阐述过对有关问题的意见, 并且没有参加投票。

主席: 我现在将 S/12597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尼日利亚)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无。

弃权：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 决议草案得到10票赞成，零票反对，5票弃权。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安全理事会第423(1978)号决议。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后说明投票理由的代表发言。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因为我国外交部长已在这里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不想深谈这次辩论的实质。

我很高兴现在这里作出了一致的决定，宣布在非法的索尔兹伯里政权的主持下达成的任何内部解决办法都是非法的和不能接受的。 我仍在找寻在那些国家特别是英国方面可以看出任何象是诚意的东西的凭据，那些国家对它们同我国政府讨论过，并且我们给了它们一切可能的支持的一个问题在表决时根据原则弃了权。 使我国代表团心中很不平静的是，它们借它们过去几个星期，特别是自从马耳他之后的行动阻挠了，有意识地阻挠了与爱国阵线的会议的重新召开。

联合王国代表尽可说事情没有继续下去。 谁没有继续下去？ 他们继续致力于马耳他会谈了没有？ 我们不应该歪曲事实。 事实上，结果是没有人邀请爱国阵线参加已经决定了一个固定日期的会议，即使他们得到了邀请而未答复，也没有人敦促前线国家成员和尼日利亚去说服爱国阵线。

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在这里的多国公司就有33个很重要的高级职员正

(法国，苏联)

计划去罗得西亚。 上个星期，当我们正在本理事会会议厅辩论的时候，大的多国公司正在宴请穆佐雷瓦和他的叛乱集团。

对我国代表团而言，索尔兹伯里的会谈和西方国家在这里的表决方式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认真地对待我们，我们须决定将来讨论和平提议时我们要不要认真地对待他们。 决定罗得西亚局势和南部非洲的其他局势的原则将来要由非洲而不是独由那些西方国家决定。

于松先生（法国）：昨天法国代表团申明了其对于安理会面前的问题的立场。因此，今天我不需要再谈这个问题。

我只要说明在整个辩论中，我国代表团一直希望我们能一致的同意一个案文。不幸大家没有能就措辞达成协议，这就是在表决时我们弃权的理由。 缺少一致同意是很令人遗憾的。 因为我们似乎都同意三月三日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文件不是对罗得西亚问题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应坚持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领导下继续努力，朝向全面的解决。 我们特别希望那些对该国的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要发挥的人，特别是各民族领袖，能为了在和平的环境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津巴布韦而同意停止角逐竞争并与管理国合作。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我们对安全理事会七个理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表决，苏联代表团愿意作如下的发言。

当然我们宁愿投票赞成一个决议更确切地谴责种族主义者和他们的仆从的阴谋，同时更明确地订下确保津巴布韦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利的方法。 但是，鉴于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和安全理事会的非洲与不结盟国家理事国所采取的立场，并且考虑到一个事实，即按照现在的措辞这项决议也宣布在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的主持下达成的任何内部解决都是非法的和不能接受的，同时要求所有国家不对这种解决给予任何承认，所以苏联代表团才认可以对它投以赞成票。

(毛里求斯)

我们认为这项决议里对非法政权目的在维护种族主义少数的权力并阻止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一切企图和手段的谴责，理所当然地适用于史密斯和非洲通敌者最近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种族主义交易。

去年九月在表决安全理事会第 415(1977)号决议时，苏联代表团表示反对联合国以任何方式卷入可能损害津巴布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任何措施。苏联代表团要再次强调这项决议的任何规定都不应该用来使联合国卷入罗得西亚事件，借以掩盖新殖民主义者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或阻止消除非洲大陆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残余。

兰普尔先生 (毛里求斯)：我不打算在表决后解释我的投票，但是我希望代表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这项决议的提案国谢谢投赞成票的各理事国。我对于安理会的五个西方国家不认为应投票赞成，却弃权，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希望它们会与国际社会一起执行这项决议。

主席先生，我深深地感谢你个人和你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很有才干地、非常正直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事务。我考虑到在过去几天内你一定面临着一些很困难的时刻。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他说得很对。

我现在要代表联合王国说明投票理由。

我们在表决这项决议草案时弃权，因为我们不认为它有助于实现每个人都要的和平解决，如果负有管理当局的特殊责任的联合王国投票赞成在很多重要方面会被误解的一个案文的话。

我应该补充说，我们非常遗憾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没有能更充分地考虑我们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在协商过程中向他们提出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毛里求斯)

在我今天稍早时的发言里阐明了联合王国的立场。我们已明白说出我们既不能接受也不谴责最近在索尔兹伯里的讨论的结果。我们也明白说出我们认为那种结果作为解决的基础是有严重的缺点和不适当的。那些会谈的结果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甚至不是一个充分的协议，因为仍然有重大的未决问题，特别是关于法律和秩序的，尚须解决。这些也是目前冲突的核心问题。

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与美国政府合作，使所有当事各方聚在一起解决所有那些妨碍结束冲突的问题。在与当事各方举行此种讨论之前，联合王国应该维持一种我们能把所有当事各方拉在一起的立场是正确的，在投票赞成这项决议会被认为是谴责最近在索尔兹伯里的讨论的结果，而投票反对这项决议会被认为是同意这个结果的情况下，维持此种立场也是很重要的。

我国政府认为这项决议里使用的一些办法是含糊的，为了免得有任何误解，我们希望公开申明我们对这项决议的解释。我们认为它的主要目的是明确指出，一个解决办法若使该局势在本质上仍与目前一样，让非法政权代表少数人社区继续掌握权力，是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也是不会被承认或能被承认的。我们毫不迟疑地赞成这个目的，因为那是我们一贯的立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是要与我们自己的提案完全不一致了。

我们并不把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的几段解释为不接受和不承认全体津巴布韦人民经由显明的民主过程选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津巴布韦政府。这始终是我国政府采取的立场的根本原则，我们不能亦不愿违反这个原则。

我现在以主席身份讲话，我要说的是我的名单上现在没有要发言的人。安全理事会对其面前这个项目的审议的这一阶段因此已告结束。

在休会之前，我要宣布安全理事会将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讨论题为“赞比亚的控诉”的项目。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